



名家美文

我慢慢走过万绿园

□ 王子君

绿园开园,从此万绿园成为海口人记忆的一部分。

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海口,眼前一片恍惚。是梦,非梦?

我曾很多次被问到,当初你为什么来海南?我也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是被椰子树的魅影迷住的,被海口的热带风情留在了海南。那个时候我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的,我选择留在海南,留在闽海建省的激情里。

那时候我就住在万绿园东南面滨海新村的一座民居里。我不能确定我是1988年8月的几日上岛的,除非我去翻我的陈年日记,但我想任何一个日子都可以是我上岛的时间。记得一上岛就遇到了台风,被当地人称作“碰碰车”的三轮车,在风雨中无处停靠,而在台风中的椰子树,那柔曼又刚俊的形象让我做出了选择。

从住的地方向西行200米左右,就到了龙昆南路,再往北一拐,走个百十来米就到了海边。后来我们搬到了同在滨海新村的市工商局六楼,我住进了一间“用几块三合板围钉起来”“不到六平方米,没有封顶,没有窗户”的小屋,也就是后来我的“著名”的“纸屋”,这里到海边的距离也很近。海边那条如今叫滨海大道的宽阔公路,那时候仅仅是一条极普通的城市基础路,路基下边就是海滩,海滩很宽阔,海岸边却杂草丛生,淤泥四散,弥漫出一种荒沙野滩的气息。很多个早上,我都会到海边去,看数得清人数的渔民在海里捕鱼,看海滩上数得清人数的大人小孩捡拾贝壳。那个场景,对他们来说是维持生计的一种劳作,对我这样的外来的、以前没见过大海的年轻女子来说,却很温馨很浪漫,很有吸引力。

我忍不住下到海滩去,在沙滩上慢慢地走,或者弯腰捡一枚贝壳,仔细地欣赏它的色彩和斑纹,请教小孩子贝壳的名字;或赤脚走到浅浅的水中,任海浪轻轻在我的脚面拂来拂去。早潮已退去,海水清澈,沙滩湿润,海风轻轻地吹,霞光照耀着海面,海面上银光闪闪。我回头看自己的脚印,深深浅浅,像人生的经历。

偶尔,我也会在入夜时分去看夜晚的海。海滩东侧有一片小小的树林,那里总是人影绰绰。一些前卫的闽海青年支起帐篷,喝着啤酒,面朝大海朗诵诗歌或放声歌唱。他们的

狂欢反衬出海滩的野趣和寂寥——对了,那片树林,连同这宽阔绵延、野生状态的海滩,正是如今绿草如茵、花木茂盛的万绿园前身——我在诗朗诵或歌声中,凝神静听夜海的涛声。月光映照海面,映照出一条波光粼粼的路,通向远方,通向更远方。

龙昆南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道,和东西向的海秀路构成城市的主干道。那个时候的龙昆南路上,两边的树木才栽种不久,非常的低矮,地面的泥土,一遇雨水,道路就淹在浑黄的积水里,车一过,黄汤飞溅,恼人得很。龙昆南路以西是杂草滩涂,偶尔夹杂着小块农田,景象荒芜,尚未有开发的迹象。不过没过多久,龙昆南以西,就有了高楼大厦,有了国贸,有了世贸,有了市井繁华。如今这繁华早已延伸到了西海岸。我现在回海口,就是回西海岸,我在海口的家就安在西海岸,离滨海新村,离老的市区,离我的“纸屋”所在的旧址,有近二十公里的距离。西海岸建筑风格个性凸显,道路宽阔,商圈舒适,海风徐徐穿堂,现代滨海城市气息浓厚,非常适宜居住。

后来,我的人长期离开了海南,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过海南。是这块土地给了我青春的生命成长,给了我发现并挥洒自己才情的机会。我永远感激海南这座岛屿,感谢海口这座年轻的省会城市。当我离开海口以后,我希望在海口我有一个更美好的住处。有一天从万绿园向西行,经过西海岸,一眼看中了这个地方。我毫不犹豫地将西海岸当作了自己今后回到海口的落脚点。

那个时候是没有西海岸的,也没有东江。那个时候只有海南岛和白沙门。只有国贸。那个时候从海府路到文华大酒店,就已经觉得好远好远。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把琼山、澄迈连在一起,把琼中、三亚等地都变得很近很近。

我必须说,西海岸是海口翻天覆地变化巨大的一个明证。从外观上,今天海口这座城市我已经不认识了,或者说它日新月异的外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它的发展,是有过很多坎坷,是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离我们那一代闽海人当年的理想还有距离,但是它确实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模样,变得美丽现代,前景光明。每当我由东向西穿过市区,我就

激动、感慨,一代建设者的汗水凝结在每一座建筑里,浇灌在每一棵椰子树下,熔炼在智慧的城市规划之中,叫她如何不美丽不令人憧憬?

上次我回来,去逛西海岸的远大购物中心。这是一家集百货、超市、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多业态大型现代商场,环境非常好。在一家服装商铺,一个女孩热情地迎上来介绍新的服装款,笑盈盈地说,这服装在我们海南,这个季节穿特别舒服。看长相口音,女孩是地道的海南人。我也笑着说,我知道,我就是海南人哈。女孩不信。我说,三十多年前,我们来海南时,还缺水少电,交通以碰磁车为主,到这边来极不方便,更没有这么漂亮的西海岸呢!那时你还没有出生呢!那女孩突然眼睛放光,哎呀!你曾经是闽海人?真是谢谢你们那一代人!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条件,都是你们当年艰苦打拼奠定的基础,你们太了不起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你们的奋斗精神发扬光大的,把海口建设得越来越美丽。女孩明媚的笑容和自信的语气,让我打心眼里欢喜。海口不仅外在变化巨大,人们内存的精神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次,我又一次独自来到万绿园。

下午的万绿园,空旷,清爽。青绿的草地漫无边际地延伸。有些树木一看就知栽种期不长,嫩叶稚干,在清润的海风吹拂下和温煦的阳光朗照中,呈现出亚热带植物随处可见的青春气势。园里鸟语花香,蹒跚散步的老人,散落在绿地中、石椅上的恋人,聚精会神拍照的游客,构成一幅悠闲自在,人与自然相生相亲的图画。

我想起第一次独自来到万绿园的情景,十年前?十几年前?时间的概念很是模糊,但那画面却依然清晰。我在园中随意地漫步,见到几位工人在给花浇水。我问他们,这漂亮的花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叫小叶龙船花、大叶龙船花。我羡慕他们在这工作好幸福,天天有花作伴,他们却抱怨说,每天在太阳下工作,又热又累,收入却不够养家糊口……他们都穿着长袖工装衣,男的戴着草帽,女的戴着尖斗帽,围巾把脖子和下巴围得严严实实,只看得见眼睛。我注意到他们无论男女,眼睛里都没有笑意。

我有两年没有来过万绿园了,这一次,我在园子里停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感到万绿园相较于两年前,容颜更新。是椰子树更高大更壮硕了?是红树林更青绿更茂盛了?是海水更明净更幽蓝了?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它更美好,它是海口更美好的一个缩影。

在我最喜欢的热带观赏植物区,我看见几个园林工人正在移栽花木。盛开的三角梅鲜艳夺目,工人们脸上洋溢着热情明媚的笑容。哦,花是美好的事物,无论是谁,见到花想必都是愉快的。每天与花打交道,心情也会舒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海口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好,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有希望在,自然就有好心情。

告别园林工人,我来到公园南面的宝华海景大酒店,上到28楼的咖啡厅里。我最喜欢坐在这高楼上凭窗俯瞰万绿园,眺望风景。东北方向的世纪大桥、海甸河,西边的钟楼、假日海滩、观海台,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极目处,琼州海峡波涛万顷,连通浩瀚南海,汇向世界各大洋;近海处,游船、帆船、渔船穿梭往来,自由而有序,一派蓬勃景象。晚霞正铺满天空,万绿园郁郁葱葱,闪烁着金色光亮,像一艘坚不可摧的舰艇,悄然守护着海口城……

我心里一热,思绪一下子飞向当年闽海时那艰辛而满怀希望的日子。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画面,叠映在一起,交织在一起,那是海南岛的历史,是海口的历史,是万绿园的历史,是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的历史。那些映象与画面,一页页飞快地闪过,但它不再是电影蒙太奇,它是真实的奋斗历程。

(作者简介:王子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已出版文学作品17部,主要作品《白太阳》《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个人的纸屋》等。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冰心散文奖、长征文艺奖、汪曾祺散文奖等奖项。)

天涯诗海

我不敢看你

■ 张斌峰

我远远地
远远地望着你。
我不敢看你。
我怕我炽热的目光
与你的目光相遇。
我又盼着
向你传达我的情意。

你的目光掠过那朵鲜花,
等你走过,
我也看着它。
那花朵里定留着你的瞥,
我的目光在花朵里寻觅你的芳华。

你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
当你走过,
我也来探寻。
这丛林里飘荡着你的倩影,
我努力地追随靠近。

你涉过一条清澈的小溪,
当你走过,
我站在河里。
在冷冽刺骨的水流中,
感受你的温度你的气息。

你走过草寒烟暖的雪地,
当你走过,
我毫不迟疑,
沿着你的足迹。
即使连天的衰草迷失了我,
即使茫茫的大雪迷失了你。

我远远地
远远地望着你。
我不敢看你。
你的目光如月,
纯净安谧。
你的目光如日,
光辉艳丽。
但,
我热烈无悔地追随着你。

闲茶静语

(外一首)

■ 黄玉勇

雨润大地天馈赠,
风滋万里岁满盈;
万丈红尘三杯酒,
千秋伟业一壶茶。
诚邀明月清风饮,
恭请挚友叙水听;
广结良缘仁者意,
乐施惠惠意从容。

大愿

我辈壮志杏林间,
不畏艰辛饮甘甜。
悬壶济世践使命,
利乐众生责担肩。
先行先试创新路,
携手并肩勇向前。
齐心协力谋发展,
学科引领助梦圆。

世间百态

古城里的年轻人

□ 朱辉

连续两年夏天,母亲都去丽江避暑。她所住民宿位于古城区一个城中村里,城中村很深,沿着小路弯弯曲曲老半天走不穿。巷口的餐饮店、便利店生意兴隆,巷子深处的店家生意大多不太好。

母亲的住处临近巷子尽头,旁边有一家小餐馆,从早餐做到晚餐,一天营业十多个小时。那是家夫妻店,老板是浙江人,和我母亲老家是

同一个县。于是母亲感慨原以为浙商起码是“中产”,第一次遇上到几千里外做小微生意的同乡。

夏天是丽江旅游旺季,餐馆老板请了一个暑期工,据说是正儿八经的一本大学生,学汉语言文学的,来自遥远的山东。

“每天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月薪才三千元。一个大学生,五千多里地,到这儿挣这么点辛苦钱,不划算

啊……”母亲替大学生鸣不平。

出于好奇,到丽江后,我马上去那家餐馆看了看,见到了那位儒雅的小伙子。接触过几次,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作为文科生,他得到一个地方旅游,玩上个五六天,那是走马观花,根本没法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城市面貌。餐馆里工作时间虽长,三餐之间有间歇,可以出去溜达一会儿。丽江市区面积不大,踩上自行车,一小时就能逛一大圈。每天四处看看,一个月下来,对这座城市就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而且在餐馆还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干满一个月,结账之后他就辞职,然后去周边景区玩四五天。

听完小伙子的“策划”,我觉得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我跟着旅行团拉

练式地游过不少地方,但对那些地方几乎没什么了解。如果想沉浸式了解当地全貌,没有一个月不行。若是住酒店或民宿,这么长时间开支不小。小伙子在餐馆打工包食宿,一个月后,拿着三千元去旅游几天,看看自然景色,这么安排科学合理。

常有人说“00”后娇气,不肯吃苦。可是像这位大学生那样在异乡打暑期工的年轻人并不少,他们心里有诗和远方,同时兼顾了“眼前的苟且”(生存)。作为过来人,我很敬佩他们,这些“后浪”未来可期。

在丽江期间,我常去那家小餐馆吃早餐。小伙子炸的油条,下的米线像模像样。学汉语言文学的他,以后也许不能成为一个名作家,但起碼饿不着了。

都市表情

小雅的“好运气”

□ 范大悦

小雅是刚来店里不久的“00”后,她聪慧可爱、开朗乐观,很快就让大家感受到了年轻人力求上进的正能量。

那天正逢会员日,一位女士来到店里,询问上次促销卖的九块九的洗发水是否还有。其他店员一听,十块钱的东西也没什么业绩,都不吱声,只有小雅迎上前去。

小雅记得这位女士上个月也买过一瓶,便提醒她,这款产品的促销活动是长期的,每个会员日都会有。如果家里的那瓶还没用完,可以过些日子再来买。旁边几位店员听了小雅的这番话,很是不解。那位女士说,那款洗发水用了效果还不错,打算再买几瓶送给亲戚朋友。

小雅拿着洗发水,和女士来到了收银台。因为正逢会员日,顾客比较多,收银台没有足够的零钱,眼见排队的顾客越来越多,一时陷入窘境。换零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每次需要都只能去银行,但银行也经常换

不到。这时,这位女士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小雅,说:“没准儿我可以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小雅接过名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这位女士在公交公司工作,零钱特别多。

第二天清早,小雅来到了公交公司,在零钞兑换窗口看见了那位女士,便过去打招呼。

“以后你们有需要,尽管到我们这儿兑换!”“哈哈,我们经理说,那以后可能要经常来麻烦您了。”“别那么客气,你们来兑换零钱,也减少了我们的压力,咱们是合作共赢。”

小雅换好零钱,道了声谢,正准备离开。“小妹,你们店里可以送货上门吗?这不节日快到了,我们公司准备给员工发福利。如果可以的话,想从你们那里购买。”

“太感谢你了!”一笔订单就这样敲定了。店里的其他店员都羡慕小雅运气好,但是,小雅的“好运气”也是她理应得到的回报。

西塘夜寄

□ 姜华

月下西塘,一幅身披轻纱的美女出浴图。

素颜西塘,一帧纸上摇曳的南宋水墨画。

就像前世约定,西塘仍在老地方等着我。

熟悉的表情,如我那前朝情人。三分妩,七分媚。

今夜,在嘉善西塘镇,我与一个动词,相拥而眠。

晚餐极丰盛。主人搬出一河水产招待我。

少女服务生两条黑辫子,让我有些走神。

我想起了家乡汉江,想起了我的母亲,一个水命女人。

风吹芦花如雪,一根刺卡在我的喉咙。

夏夜水声如蚊,叮破了我的乡愁,让江南第一次失眠。

身旁自在的水,有些不解风情。

她试图用荡漾堵住我耳朵,一波,又一波。

在漫漶人间,西塘只是一个动词。

有时坚硬似铁,有时却柔软如水。

彼时,月登柳梢,四野空旷,清流摇荡水墨,声若丝竹。

古镇悠长的新声,远远传来,若流星滑过。

夜宿西塘,让我有了作古之心。